

孟子新讀本

上册

孟子新讀本第二篇上

唐文治蔚芝甫著

公孫丑篇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朱注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而孟子又嘗曰齊東野人之語也蓋齊俗急功利慕夸詐風氣閉塞所見者小故為當時君子所菲薄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爾何曾比子於是。

方云管仲功大
晏子功小引曾
西之不屑為管
仲則不屑為晏
子意自在內一
筆作兩筆文法
之簡括於此可
悟

方云二句撇筆
輕快

此章氣勢發皇
為陽剛最美之
類賈生過秦論
第三篇實本於
此

朱注曾西曾子之孫。先子曾子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張氏云。夫以子路一匹夫。事業未著於當時。而曾西聞其名。則蹙然而懼。以爲己何敢與之班。管仲爲齊卿相。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功業如此其著。而曾西聞其名。則蹙然不悅。以爲何乃比己於是。果何意哉。此學者所宜精思。方體以究其所以然也。一言以蔽之。亦在於義利之分而已。子路在聖門。雖未班乎顏閔之列。然觀其進德之勇。克己之嚴。蓋有諸己。而充實者。其用力於斯道也久矣。雖其事業不著於時。而其規模固王者之道也。至於管晏朝夕之所以處己。處人者。莫非圖功而計利耳。故得君之專。行政之久。而其事業有限。蓋不出於功利之中。君子不貴也。然則其意味相去。豈不如瓠飲之於美玉乎。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管仲天下才也。而孟子不屑爲之者。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先詐力則不誠。不誠則凡事皆有爲而爲。飾僞浸於人心。而天下受其害。是以孟子深斥之。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反手易也。辨王霸是孟子一身大學問。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蘇云一句擺脫文絕而意未絕

方云此節又一大翻波瀾更肆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張氏云：文王何可當，謂文王之德之盛為不可及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間如太甲、沃丁、祖乙、盤庚，皆賢君也。而太戊、武丁則幾於聖矣。賢聖之君相望如此，其志氣之所感發，德澤之所漸被，為何如？紂去武丁之沒，實百十有一載，而孟子以為未遠者，蓋武丁之澤其流長故耳。故家遺俗之所傳流，風善政之所被為未泯沒，而又有賢臣以輔之，故雖以紂之無道，亦在位三十四祀，而後周代之所謂久而後失之者也。然以紂有天下之大，而周卒以百里興，亦可見文王之莫可當矣。此論其理勢之然，非謂文王有取商之心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齊人之言，里諺也。鐵基，田器耒耜之屬。

方云：此數句作上下關鍵局更奇橫。

此節氣更震盪
用譬喻語頓住
尤奇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節指勢而言改猶從新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節指時而言幽王之後王者不作久矣故曰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漢賈生云寒者利裋褐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蓋處亂久則望治居危久則思安此人之大情也聖王撥亂反正非利其時機也道在秉公心以行仁政而已。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此言感化之易也然德貴乎積不積不行孔子蓋指盛德者而言孟子特引之以證其易。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

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羅氏羅山云世俗之見動謂儒術迂疏不能切時勢以立論予謂善用時勢者莫如真儒之經濟也蓋急小利圖近功逐時遷勢以遂一己之私每至坐失機會不能成王業於天下此甚暗於時勢者也惟道德之儒本原素裕時有可爲不難返運會於皇初勢有可憑不難沛仁義於海內蓋有其德則可乘時勢無其德雖有時勢亦難爲功向使孔子乘管仲之時勢管周室極夷狄扶綱植紀一本義禮之正則春秋可以不作孟子乘戰國之時勢以行道於天下發政施仁王業不著則嬴秦之毒可消惜乎徒託之空言不獲見諸實事也孟子而後時之有可爲勢之有可乘者不知凡幾漢高乘秦項之亂而王關中太宗乘六朝之後而起太原皆得乎時勢者也特以區區智力行乎其間不能修德以治之三代之天下遂終爲漢唐之天下惜哉愚按倒懸者言其困之極而望救之切也此節更推言之蓋孟子屬望於當世之人主不僅爲齊國言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四十不動心即孔子四十而不惑窮理至此幾於盡性之域矣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

蘇云一轉
先伏告子而下
忽論黝舍是文
字布置要著之
法
蘇云二轉
體會數虛字爲
北宮黝不動心
之學

體會數虛字爲
孟施舍不動心
之學

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勇士至此確有壁立千仞氣象。故孟子取之。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勇士至此確有從容鎮定氣象。故孟子取之。蓋國多俠士，則民氣易以強。然苟無道德以範圍之，則適以長豎然不靜之風。而啓天下之亂。讀史記游俠列傳，未嘗不神往而深惜也。北宮黝、孟施舍皆俠士中之佼佼者。然而皆血氣之勇也。天下有大勇焉，道德備於身，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其可為俠士之師也已。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任氣而不動心，與明理而不動心，正大有別。此節因論心之氣，而將論心之理。故以守約二字轉入曾子之言。實則孟施舍之守約，所謂能無懼而已者，亦不過守心之氣而已。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

蘇云三轉

以上為一段專論不動心由孟賁而及告子遂及北宮黶孟施舍又及曾子子夏末以曾子為一結束文法極參伍錯綜之妙

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此節係論心之理與任氣者氣象雖略同而重讀自反二字其治心之學則與任氣者迥不相同矣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此節結出理氣本旨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羅氏羅山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集注謂強制其心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助字從下節配字來孟子之不動心是平日有集義工夫養成此浩然之氣足以配道義告子之不動心則惟強制之於臨時不為所動雖心有所不安祇是一味割斷罔所顧惜不必求其心之懽使氣不餒之足以助我之道義也佛老之教所以能去君臣棄父子離夫婦兄弟皆以此也

愚按不得於言四句均是治心中之把截法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足以泯怒所以為可若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不動心法乃是釋氏完其本無之旨以言為答斷即以理為障礙告子之學本以無善無惡為宗旨正如後世陽儒陰釋之徒守其塊然不用之知覺靈光雖葆而性理全乖所以為不可也志為氣帥氣為體充持其志無暴其氣則此心清明廣大物來而順應矣此

蘇云四轉

以上為一段專論吾人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

蘇云五轉

此節為自言所學

吾儒不動心之學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王氏船山云。集注云。蹶顛躓也。顛躓者固非心之過。抑非氣之過。不得云是氣也。且顛躓則形氣交為之動。而不但動其心矣。按許慎說文。蹶跳躍也。故漢有材官蹶張。言能跳躍上車也。踐地安而始舉足曰步。流水步曰趨。跳走曰蹶。蓋趨之甚者方蹶。則心為之揚厲。方趨則心為之悚敏。故曰反動其心。趙注云。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殊為無謂。集注因之過矣。羅氏羅山云。如人有一件可惡底事。來自家心下不能容他。則怒氣因之而發。此志動氣也。及發後不能節制忿怒之氣。至於不能自禁發之過。當此氣動志也。凡喜怒哀懼言笑舉動。往往有氣用底時候。此心反不能主張。他如士卒驕悍。大將之號令不行。因而致敗者多矣。孟子舉趨蹶為喻。只就其粗且顯者言之耳。愚按不動心而推極於蹶與趨。斯為精細之極。足徵持志與無暴其氣均不外居敬二字。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陸氏桴亭云。朱子有云。養氣一章。只是要得心氣合。夫心必合氣。而後始可謂之心。辯氣言心。心非心矣。故孟子養氣之學。總不外持志而告子不求氣之學。并不動心。亦非一則合氣於心。一則離心於氣也。陳白沙詩曰。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工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善哉言乎。又云。持志所以無暴其氣。然著意持志。亦易動氣。蓋於持志。迫則氣拘。而不得展。反生差錯。皆所謂暴其氣也。說一養字最妙。便有從容不迫之意。正可濟持志之過。

愚按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切實工夫。知言為窮理之根源。正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異養氣為正心之萌。抵亦與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異孟子一牛學問全在於此。學者切宜領會而善學之。

蘇云六轉

方云敢謂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下却先承浩然之氣皆文法變幻處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羅氏羅山云天地之氣本自浩然充周宇宙而不見其稍虧一何大也流行古今而不見其或阻一何剛也人秉此氣而生故皆有此浩然者其大也則萬事萬物莫不可以有為其剛也則凡富貴死生利害禍福皆不得而阻之特人自蔽於物欲大者失其為大剛者失其為剛故與天地不相似耳惟能直養而無害仰不愧俯不忤此氣自可充塞宇宙而無間矣蓋天人一也吾身之氣即天地之氣自反不直以任一己之事而不足自反而縮以贊化育而有餘古之人所以能位天地育萬物者亦以其能養此剛大之氣足以當其任而不動心耳人何可自失其養哉

愚按凡人之生莫不秉天地至正之氣而有存有不存者養與不養之別即其人直與不直之別也論語云人之生也直唯直而後有生氣有生氣然後能自養也易傳云直其正也君子敬以直內惟正而後能直能直而後能葆天地之正氣而其功則原於居敬也塞於天地之間所謂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天柱賴以立地維賴以尊是何等氣象今人自命為巧妙吞吐其辭險詖其行自負其七尺之軀而踞躄以自喪其正氣何邪亦曰不直而已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天下事皆理為主而氣為輔配義與道者道義為主而氣為之輔也唯道義愈精遂則氣愈無餒若道義有一分之欠缺則氣即有一分之餒無是二字當活看配義與道其始在辨一介之取與其終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方能全其分量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羅氏維山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此理此氣本是一齊。付與各無缺欠。緣人為物欲所鋼。行事不能合宜。義理日喪。故氣日餒。惟能克去己私。顧道義而行之。此事求合乎義。彼事求合乎義。漸集而漸多。斯氣漸生而漸長。故此浩然之氣必由集義而生。非謂止行一兩件好事。便可掩襲此浩然之氣。便可當大任而不動心也。蓋義集得一分。其氣亦長得一分。義集到十分。氣亦足到十分。苟事已九分。九釐九毫。合義而有一毫未合。此理有一毫之缺。損此心。即有一毫之愧。忤此心。有一毫之愧。忤此氣。即有一毫之虧。欠亦不得謂浩然之氣矣。事雖在外。而裁制之以合乎義者。則在乎心。告子不知義為吾心之固有。而以爲外。則不能集義矣。不能集義而欲其生浩然之氣。豈可得哉。

愚按集義之始在辨義。其終乃能精義。辨義自知而言。集義自行而言。至精義則知行合一矣。朱子注集義。猶言集善。可見集義全是積累功夫。義襲而取者是爲虛。慳之氣。唯其作僞也。告子外義由不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旨。處物仍在於內也。義內義外之辨。孟子問公都子。章最爲精覈。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忘與助長皆治心之弊。而助長者爲多忘。則氣餒助長。則任氣而動。其心忘者。毗於陰。助長者。毗於陽。忘者柔。惡助長者剛。惡

蘇云。別先提
句。此
以上數語爲一
段。是養氣學問

此節自為一段
是知言本領

忘之誤在專以無為為宗旨如虛無之學是也助長之誤在專以強探力索為精神如縱橫之學亦是也人之心中無不善苟得其養則吾心之氣自與天地之氣相接若不得其養而以盛氣凌之傲氣中之偽氣雜糅之則心苗立稿矣故忘與助長二者固治心之大弊亦養氣之大害也

何謂知言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羅氏羅山云問說淫邪遁之詞甚為難辨知言之功當自何始耶曰惟先深格物致知工夫將聖賢大中至正之道辨得明白表裏精粗毫無蒙蔽則彼說來前便能燭其病之所在否則我之理未明彼之說可聽不惟不能辨其是非將有墮於其中而不自知者權衡既設輕重不可得而淆繩墨既立曲直不可得而混欲知言者詎可不窮理哉

愚按朱注云誠偏蔽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是故由誠而淫而邪而遁此必然之理由蔽而陷而離而窮亦必至之情此正孟子闢異端之要惜也老莊申韓楊墨蘇張舉不外是四者之弊是四者之言深中於天下士大夫之心則政治可知矣故君子之立言也首先戒誠其治心也首先戒蔽一入於誠而淫而邪而遁遂至於不可究詰一入於蔽而陷而離而窮亦至於不可挽回而政治遂大受其害朱子訓誠為偏蔽訓蔽為遮隔惟有偏蔽遮隔之心術而後有偏蔽遮隔之政令如是而天下否矣然則在上者之心術可不慎哉可不懼哉

知言為君子窮理之先務同一言也聖人聽之在此庸人聽之則在彼君子聽之在此小人聽之則在彼善人聽之在此惡人聽之則在彼天下之言萬殊而聽之者亦萬殊焉惟聖賢為能正一己之心以察天下之言易繁辭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

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亦知言之學也惟能正其心乃能知天下之言能知天下之言乃能知天下之心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善為說辭即聖門言語之科善言德行即聖門德行以孔子之大聖而云我於辭命則不能可見辯學為自古所難學者所最當究心者也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學不厭即近世所謂智育五德中以仁智二字尤為親切有味智者動仁者靜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聖功之本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聖人德行學問無所不包有聖人之一體蓋得其學問之一端具體而微謂具有德行粹美而未造於學問之極功也

以上語節為一段言不敢自居於聖

蘇云十轉

以上三節為一段折出願學孔子

蘇云十一轉

蘇云十二轉

以上兩節為一段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戰國時無有能尊孔子者尊孔為孟荀二子之特識而願學孔子尤為孟子之特識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之學出於曾子得師法之真傳故尊崇孔子如此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仁之至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義之盡也行仁所以愛人精義所以自處聖人謀心之學雖百世皆同也

方云宰我子貢亦若知言方能說得的當不易孟子非知言亦不知三子之言之確篇終引三子之言極力贊歎孔子所以舉寫願學孔子之神故後一大段不似與前一大段相關而神理融貫不可思議

以上四節為一段皆孔子論贊而孟子自己絕著一語可云高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此說恐未明晰堯舜昌明政治孔子開宗教育政治為事功之本教育則彙事功德行之全此孔子之所以賢於堯舜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見禮知政五句實指孔子而言（注以為子貢自言者恐未是）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所以品評列代之得失是非而折衷至當也莫之能違言莫能違孔子之評論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大戴禮記易本命篇曰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裸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也。義即本此聖人之於民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聖人豈生知哉。由於學而已矣。學之道奈何當自此章。知言養氣始知言本於窮理。養氣本於居敬。然則學聖人之道不外居敬窮理而已矣。有爲者亦若是自古以來豈真有天生之神聖哉。陸桴亭先生云走獸不能爲麒麟。飛鳥不能爲鳳凰。而惟民則可勉爲聖人。此人所以爲萬物之靈也。然則類也。萃也可自安於類。自處於萃而不求其出乎拔乎。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假者有借之義。亦有僞之義。假仁者憑恃其勢力而假借乎仁之名。其名非不仁也。然而僞也。其僞奈何。如齊桓之侵蔡。爲蔡姬也。蔡既潰矣。乃遷怒於楚。無名矣。乃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皆僞也。晉文因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河民未知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因民未知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義也。禮也。無非有爲而僞也。皆僞也。然而能霸者。齊晉皆憑恃大國之勢力。故必有國。而後可以霸。若夫王者則不待大。其心惟至誠惻怛。修德行仁。以合於天理之公。非期於王天下也。而王自隨之。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此章以仁則榮
提一振及是時
明其政刑仁則
榮者也及是時
般樂怠放不仁
則辱者也一則
因惡溼居下句
下以如惡之申
禍句則因禍福
自己求之申下
一則引詩單言
遠辱之道一則
引詩書變結榮
辱二字文境整
齊續密之至

以力服人者專恃壓制民非心服而力不足故不可以久久則散矣離矣發之暴矣中心說而誠服德之感人深也無恃乎力也天下之道不敢與不忍而已不敢不服者勉強之道可暫而不可久不忍不服者自然之道歷久而不渝以力服人者不敢不服者也故五霸之興少則一二十年多至數十年而止以德服人者不忍不服者也故三王之興或二百年或七八百年其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心迹公私之判其明效蓋彰彰矣孟子曰以力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與此章同意蓋以善養人者有漸漬教育之功以德服人者有慈惠周普之效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文王之聲教訖於四海也曷為而闕寂於後世也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

仁者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注意於教養兩端則名譽歸之人心附之夫焉得而不榮不仁者反是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

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國家之於人才猶魚之於水鳥之於林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用人為國家之先務而用人尤在知人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先賢而後能德為主而才為輔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此節宜熟讀周情孔思悉寓於此凡人莫不惡受侮而又不能自治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自治何難在平日於用人行政加之

意而已。若陰雨已至而綢繆之則無及矣。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此及是時與上及是時均有如不及之意。明其政刑如不及也。般樂怠敖亦如不及也。一如不及而禍即隨之一如不及而禍即及之。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此與不仁者章自取二字參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左氏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福也禍也。人以為數也。偶然之事也。而不知為善而獲福為惡而獲禍。乃天行之理。感應之機。有毫髮不爽者。宋歐陽修曰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蓋自然之理即當然之數。天之降祥降殃不必設一局以待人。而人偏若故入其局。及身罹於禍。乃曰此數也。偶然之事也。豈不謬哉。孟子此章苦口之言至矣。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方云此章即政之
揮上章仁政之
實先分後總先
說政後說效如
百川之匯大海
後一段極波瀾
潑河之致

國家根本在乎用人。進賢退不肖則士心服。退賢進不肖則士心不服。皆悅而願立於其朝者。誠服故心悅也。司馬遷曰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為舉。忠以自輔。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也。然則如何而為賢。能如何而為俊傑。要知其奔走於我。而求富貴者皆非賢也。非能也。非俊傑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趙注。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

愚按。與商為王政之大綱。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是商政無征也。不征商則百貨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則國之財用饒而命脈固矣。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旅兼農工商而言。皆悅而願出於其路。則物無停滯。而泉貨流通。其國日以殷盛。今之為關也。其意主於征多。征則益阻。天下之旅。譬諸人身血脈。不通元氣耗竭。其亡可立而待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朱注。但使出方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愚按管子以農為本事。本事根本之事也。耕者終歲勤動。惟以養人為務。一遇水旱凶荒。則啼飢號寒。所在皆是。故農有蓋藏為國之本。事尚何忍多取之乎。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趙注。布錢也。朱注。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謂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謂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
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天吏言奉行天命者也朱注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愚按此章自首節外要以輕賦稅為主蓋稅輕則民悅稅重則民怨氣日積而國於是乎亂或謂後世庶政殷繁若不多取於民奚以自給不知先王之取於民也皆以為民也且取之少故民易以悅後世之取於民也非以為民也且取之多故民易以怨然先王取於民雖少而不虞其不足者蓋自來生財之道在乎開利源而理財之方則在乎崇節儉者國之寶也易傳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人君惟能節儉而後能養心養身而後能養民而後能養國之元氣然惟能先用天下之才乃可以力行儉德而理天下之財故孟子此章尤以尊賢使能後傑在位為先務之急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人者天地之心也朱子云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蓋人之所以善承天地者惟在此生生之心生生者即不忍之心也聖人存此生生之心所以能配天庸人去此生生之心所以近於禽獸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蘇云就起語作一大轉

方云一提全神俱振又云孟子一生與人言只一挑發人不忍之心此章是學問政治之大本

人徒有不忍人之心無益也要必行之於實政心之發為喜怒哀懼愛惡欲先王因此七者用之於正發皆中節則謂之和由是而施之於實政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有所安少有所懷推而至於飛潛動植咸若其性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在此實政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者在此實政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者亦在此實政張子西銘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窮鰥寡皆我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獨正是仁政下手之方然吾謂文王之惠鮮鰥寡實為殷之天下已被凋殘若元氣方新之時所注重者則尤有在蓋周濟已窮之民為仁政之普及教養未窮之民使天下無窮人實為仁政之首務人生當世莫不負有教養之責任若吾之方能教養一二人即應教養一二人吾之方能教養十百人即應教養十百人吾之方能教養千萬人即應教養千萬人惟聖王為能教養天下之人故其仁政為尤大樞樞作人濟濟多士為文王教人之精神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為文王養人之精神教之中有養養之中有教教養徧及乎天下此之謂經綸化育於是人人有學問人人有知識天下無膈膜敷衍之事故曰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此節即所謂良知陽明先生之學實本於此所最當注意者在一乍字乍見孺子入井良知即乍發當此之時計較之心未生故曰非所以納交非所以要譽非惡其聲而然迨久之則計較之心生矣故此乍發之良知最當體驗今試設一境思之冬日烈烈雨雪載塗有賣菜老翁鶉衣百結負載於路俄而傾跌乍見之時憐憫之心油然而生而尚忍滅削其菜值乎又試設一境思之凶年饑歲哀鴻遍野婦女老幼流離道路輾轉溝壑號呼之聲慘不忍聞乍見之時悲痛之心油然而生而尚忍征取

其賦稅乎。天下流離失所。無所控告之民。不一而足。而或視之若無覩者。以其習見非乍見也。惟聖王知乍見之為時甚暫。而乍發之良知。為不足恃。故必擴充此不忍之心。以施之於實政。而後吾之良知。乃周浹於宇宙之間。庸人昧焉。不能常保此乍見之心。於是乍發之良知。遂如電光石火。隨起隨滅。以致政治亦復顛倒錯亂。悲夫。此有國家者。所以必講求致良知之說。而陽明之學。鄙人以爲終不可廢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此節文義特爲複沓。朱子云。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是以文義論之。當云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而孟子必如是之累規重疊者。見四端缺其一。卽不得謂之人。非人也。三字何等直截。吾人讀此。當猛然深省。四端之心。有缺一者乎。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羅氏維山云。仁義禮智四德也。渾然一理之中。自有條理之各異。然亦非截然分開。有此疆。彼界之判。故有時發而爲仁。而義禮智卽在其中。無義禮智亦不成其爲仁。有時發而爲義。而仁禮智卽寓其中。無仁禮智亦不成其爲義。禮智亦然。未有截然成其爲仁。截然成其爲義。與禮智者。如陰陽本二氣也。而陽盛之際。陰亦未嘗不存。陰盛之際。陽亦未嘗不在。未有截然成其爲陰。陽者。故天下未有盡得仁。而不可謂之義者。未有盡得義。而不可謂之仁者。分雖殊。理實一也。

愚按此節爲察識之本。朱子云。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故人當獨居靜念。及

日用行習之時當隨時隨事體察孰者為仁之端義之端孰者為禮之端智之端於察識之中並寓辨別之理惟此所謂端者即上所謂良知之乍發如草木之初萌芽其端緒乍見之時或引起而生長之或斬絕而剷除之祇在斯須之頃故學者當察識之時急宜擴充以致於實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不可缺一益微四端不可缺一若戕賊其四體之一其痛楚為何如若戕賊其四端之一其痛楚又當何如然人知戕賊四體之可痛而不知戕賊四端之可痛者四體有形四端無形無形之體貴於有形而世人不悟哀哉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蓋天下最要者已最重者君人既不能自治以自賊其心自賊其性而復戕賊治人之人心與性是雖戕賊一人之心與性而實戕賊億兆人之性與命於事為不祥於德為愆義若是者不有天殃必有人禍豈不尤可畏哉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此節當與齊宣王章老吾老幼吾幼一節參看擴而充之即所謂舉斯心加諸彼善推其所為也此其功效在於行仁而其根本在於強恕恕者如心之謂生人之大患莫患乎血氣心知之隔日隔一日於是已有己而無人怨者以己之心如人之心要知己心如是人心亦復如是己之所欲在於此人之所欲亦在於此己之所惡在於彼人之所惡亦在於彼大學之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絜矩之方即聖門一貫之學一貫者謂己所欲勿施於人人與己一以貫之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惟強恕而後能行仁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欲自立人亦欲自

方云起筆用譬
如中人又用譬
如中人又用譬
如中人又用譬

立已欲發達人亦欲發達惟能近取譬有以立人達人而後能造於博施濟眾之域孔子曰博施濟眾堯舜猶病世人因允言以為堯舜猶病遂推諉而不復為不知孔子所為堯舜猶病者蓋言堯舜實以博施濟眾為目的正是望道而未見之意千古聖賢之學問行詣要皆以博施濟眾為主惟是察識擴充之始必先事事踏實由親以及疎由近以及遠由小以及大是以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堯舜之仁不徧愛人要知孟子此言正示人以擴充之先務否則以堯舜之仁智豈有尚不能徧物尚不能徧愛人之理惟世人以堯舜猶病一語為推諉之據於是異學轉作子之緒餘以行其兼愛之術遂謂墨子之學為實吾儒之學為虛千載而下無有能糾正而發明之者深可痛也（如韓子云博愛之謂仁後儒多駁難之以為仁者愛之理博愛不可以言仁不知愛之理正是博愛之根源何所分別因謂博愛不可以言仁並謂孝弟不可以言仁種種誤解以自隘其途此所謂舍實而驚虛真不可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應上乍見二字火之始然其苗微最易於滅泉之始達其源小最易於涸乍見之良知其時暫最易於消泯苟能充之推而放諸東海西海北海南海而準苟不能充之雖家庭之間亦不能生其愛敬之誠矣孟子首章辨義利推及於不能保萬乘之國千乘之國曷為而不能保為其嗜利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曷為而不能保為其暴虐而樂死亡也論語首篇言孝弟推及於不犯上不作亂而孝經五孝章亦注重於保其社稷保其宗廟保其祿位祭祀然則在上者之自保在於不嗜利不暴虐不驕不溢在下者之自保在於不犯上不作亂而要之保其不忍人之心而已矣讀此章書益見聖人窮理盡性之功與夫配天之學皆萌抵於乍發之良知而乍發之良知要必擴充之以致於實吾人勉旃後世學者勉旃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張氏云矢人與函人平與匠俱人也而其所欲之異者以其操術然也故夫人自處於不仁為忌怯為殘忍至於嗜殺人而不顧夫豈獨異於人哉惟其所處每在乎人欲之中安習滋長以至於此其性本同而其習有霄壤之異可不畏歟

愚按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術者為人善惡之分途詎可不慎乎哉與惡人處而欲其善譬猶操楚語者不能復求其齊語也曾子曰與惡人游如入鮑蝦子路入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擇術可不慎乎孟子此經一則曰惶恐不傷人則其務求鈺利慘毒可知也一則曰惟恐傷人則司密可知也近世以來人心日險而不仁之器乃日出而益精嗚呼可慨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讀里仁爲美四字油然如見敦樸渾厚氣象蓋風俗不敦樸則浮囂浮囂者不仁之基也不渾厚則刻薄刻薄者不仁之基也擇不處仁則自居於蔽塞浸至汨沒其是非之心焉得爲智乎張氏云尊爵言其至善爲可尊貴也安宅言其所止爲甚安固也蓋人之所以尊所以安固在乎此而不在乎彼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人役而爲役天演之公理也人役而恥爲役良心之未泯也然而其人浮薄矣卑鄙而棄其天爵窮大而失其安宅其氣質則人役之氣質也其知識則人役之知識也如是而求免於爲役揆諸天道人事蓋皆有所難矣

如恥之莫如爲仁

恥之恥之一念而恥爲役即當一念而進於仁仁者吾心之良知也恥者亦吾心之良知也因其心而擴充之則浮囂者可進

蘇云活潑變幻不可端倪若游諸若遺雷

人役也句極辣

凡用譬喻須不倫不類却須不雜不贅觀此節由弓人兩句可悟用譬喻之法

此節結出正意
故再用射字作
譬不覺其複

方云此傳贊體
也首四節叙三
人事末節是贊
君子莫大乎與
一筆而子路與
禹自包含在內
矣其未能在處
自在言外太史
公頗得此法

於敦樸矣。刻薄者可進於渾厚矣。蔽塞者可進於開明矣。念念知恥。即日求仁。如是而求免於人役。固天道人事之所許。實吾良心感應之機也。恥之恥之。人生以堂堂七尺之軀。何至甘為人役耶。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情墨子

人何以爲人。役。怨人。故也。人與人相處。孰者當勝。孰者當敗。孰者宜榮。孰者宜辱。皆有一定之公理。不明公理。於是乎但知怨人。怨者忌心之所萌。而惡心之所由起也。怨心愈甚。則反求諸己者愈疏。天下人役之氣骨。皆此怨人之心所造而成。而家之所以不興。國之所以積弱。皆由不能反求諸己而已矣。人莫不求勝而已。則處於敗者。有所以致敗之道也。凡人孰不求榮而已。則處於辱者。有所以取辱之道也。反求諸己。則得其道矣。仁者如射。射者不怨勝己。而怨心生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矣。仁者生之道也。人能事反求諸己。則得所以生存於天地間之道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周子通書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甯滅其身而無悟也。

愚按。天下聞過之人。約分三等。聞而怒焉。復怙而不悟焉。下愚也。驟聞而不樂焉。既而稍稍省察焉。中人也。聞而心折焉。而心悅焉。自反而痛改焉。上也。上焉者。聖賢人也。凡人之大患。在己不能爲善。而忌人之爲善。中人以下之氣質。大都如此。若聞過而喜。則是勇於克己。而技求悉泯矣。豈非百世之師表乎。程子云。子路爲百世之師。蓋天下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成德之師。切磋琢磨。能造人材於精粹之域。顏閔是也。鬼世之師。廉頑立懦。能拔人心於陷溺之中。子路是也。

禹聞善言則拜。

大舜句一捉以下氣象廣闊蓋舜之度量清明廣大故孟子敘述之文更覺清明廣大

皋陶謨曰禹拜昌言此其德行氣象為廣大矣古者席地而坐故拜也易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此較大禹德行氣象更爲廣大矣孟子一書不言易而此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實即暗合大有同人二卦義也蓋德無不備而能通天下之志故曰大有同心之言推而布之於天下以一己之善兼善天下故曰同人易序卦傳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蓋善與人同而大有隨之也善在天下公之而已無所謂己也無所謂人也如舜之見善無所謂舍也無所謂從也其取於人也見善而已忘乎其爲取也惟忘乎其爲取故其樂也出於性而無所強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朱注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子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者借也借天下之人以爲善非特爲一己之善而已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由是觀之舜之無異於野人實不惜下儕於庶民至於善言有弗聞聞即取之善行有弗見見即取之如是而天下之善有不集於一己之身者乎惟其誠之至也孔子贊舜之大智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於民者即論語引書所謂允執其中（人心道心之說係僞古文昔人言之已詳）蓋舜既集天下之善以爲一己之善即以一己之善公之於天下曰好問曰好察曰隱惡揚善誠之至也曰用中於民明之至也自古惟至誠至明之君斯能集天下之公善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蓋舜之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爲成己之仁至於與人爲善則因成己之仁進於成物之智故孔子贊舜曰大智以其能成物也合外內之道即合人已而一貫時措之宜道在用中取善之熟以時措

方云此史記合傳體也二節叙事已將與不恭之神描寫盡致本一贊神味無窮

之而皆得其宜也。此其道在於誠而已矣。明而已矣。蓋不誠則求善不切而於天下之事不能導其源不明則取善無方而於天下之事不能窮其理於是是非茫昧譬諸無黍之尺無星之稱不能善己安能善人周子曰誠精故明舜之所以能與人為善成己而成物者惟在於誠精而明故中庸又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盡人之性又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蓋其量直與天地同其大矣是以孔子贊舜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無為者為其能集天下之善有為之至所以無為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天下舜之徒眾矣善之途尤廣矣我一人當為之何必我一人盡為之且我一人之力亦豈能盡為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何也善與人同其心大公而無我也我由未免為鄉人何也惡人之為善而私其善於一己也欲知善與惡之判無他公與私之間也世有能取人為善者乎則可為天下友有能與人為善者乎則可為天下師矣然而空言以誦法古人無益也氣質之不能化也知識之不能廣也度量之不能宏而薄也所以不免為鄉人也後世學者倘有志於為善當先學子路次學大禹終焉學大舜故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伯夷聖之清者也其意曰非其君非其友皆足以損吾道也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皆足以墮吾道也如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無一刻可以委蛇也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蓋其視天下幾無可與之人故皆有不屑就之意則惟有特立獨行而已所謂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者也清之至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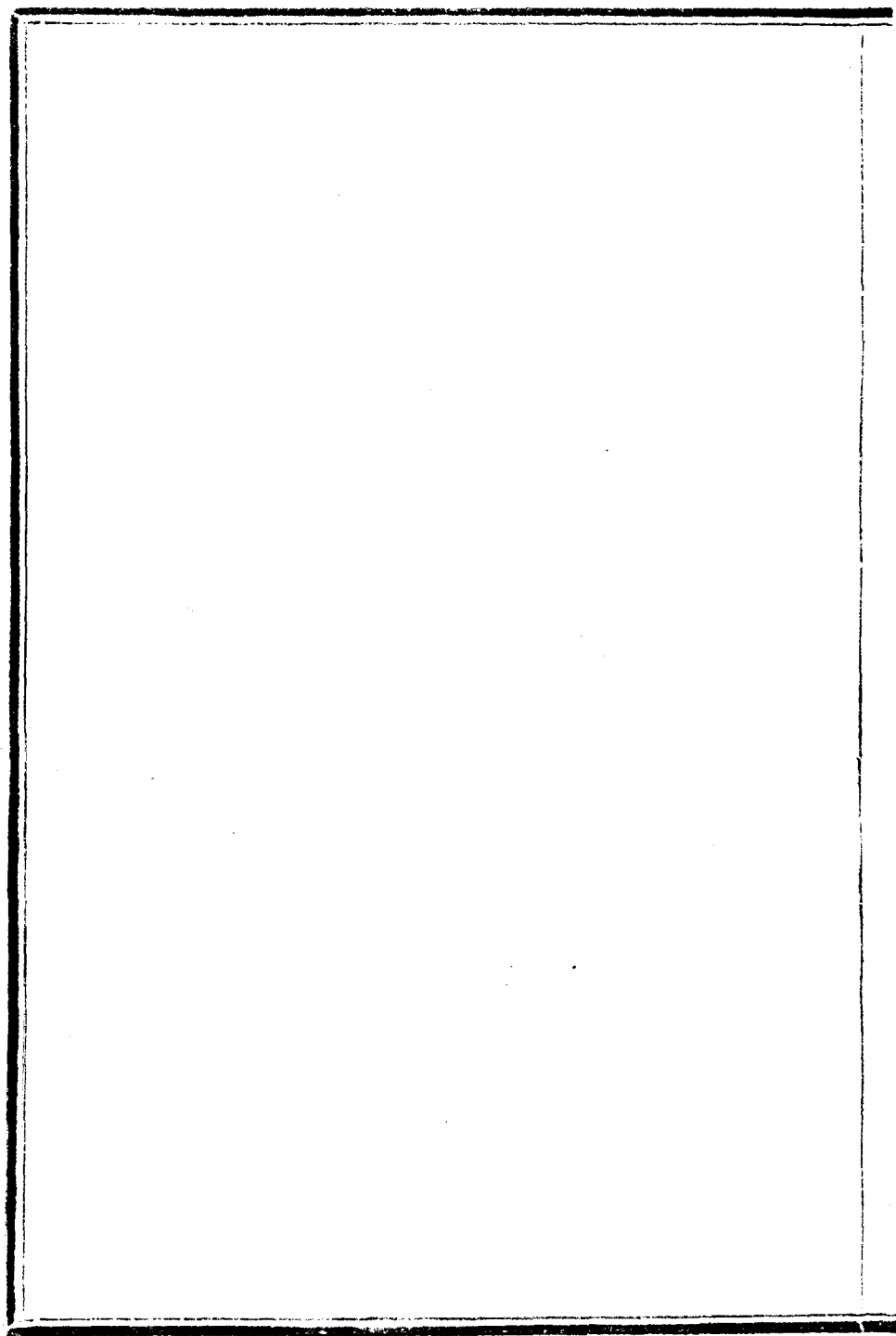
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其意曰汙君小官不足以損吾道也遺佚阨窮不足以墮吾道也袒裼裸程焉能浼我無一人不可與周旋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蓋其視天下幾無不可與之人故皆有不屑去之意則惟有和光同塵而已所謂舉世混濁何必與之清衆人皆醉何必與之醒也和之至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張氏云伯夷不己其清柳下惠不己其和伯夷非不也就也特不輕就耳柳下惠非不去也特不輕去耳伯夷聞文王作與則曰盍歸乎來柳下惠爲士師蓋管三黜是則伯夷果長往而不來者乎柳下惠果苟容而居位者乎此其就清和之中處之而盡其道然而於是二端終有所未化故其意有所偏重而未免乎流弊也故夫思與鄉人處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此其流弊得無有入於隘者乎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程於我側而不以爲浼此其流弊得無有入於不恭者乎其端蓋毫釐之間從而由之則其弊有甚故其所爲隘與不恭者君子所不由而所願則學孔子者也。

愚按道以中庸爲主伯夷之弊在不屑就惟時時存不屑就之意於是乎隘隘於是乎矯焉激焉柳下惠之弊在不屑去惟時時存不屑去之意於是乎不恭不恭於是乎慢焉放焉蓋氣質之剛柔一有所偏卽不能無流弊聖人任人心風俗之責惟恐

己。之。性。情。言。行。稍。涉。於。偏。而。人。心。風。俗。卽。受。其。弊。蓋。表。正。則。景。端。故。本。身。起。點。最。宜。戒。慎。孟。子。曰。君。子。不。由。此。君。子。者。備。中。庸。之。德。聖。之。時。者。也。



孟子新讀本第二篇下

唐文治蔚芝甫著

公孫丑篇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張氏云所謂天時者用兵乘機得其時也地利者得其形勢也人和者上下一心而協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王氏船山云集注云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按古之城制都城不過百雉三丈為雉百雉者周圍三百丈耳三百六十步為一里步凡六尺則一里該二百一十六丈三里凡六百四十八丈七里凡一千五百一十二丈是三里之城為二百一十六雉七里之郭為五百四雉侯國之城參大都而此郭幾倍之何得謂之為小且此以地利言之而曰環而攻之而不勝則亦以城大不易攻為言不當設言極小之城矣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

此篇格局完整故曰以下文氣

方武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與城非不

高也致用故用
辨類反致之筆
則不如二字理
乃解神乃足

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立國之道無論古今中外要皆以人心為主。城高池深是得地形之優勝也。兵革堅利是得器械之精良也。米粟多是得糧餉之蓄積也。然委而去之者人心之不附也。故愚嘗有言人心一去其國不救。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張氏云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一失道則違拂人心心之所睽雖親亦疎也不亦孤且殆哉。雖然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夫弧矢之利並著於易經何邪。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己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也。孟子之言則舉其本而明之有其本而後法制不為虛器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此章言人和者人心之和也。得道者多助如何而得道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失道者寡助如何而失道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曷為而畔人心離也。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曷為而順人心附也。以得人心者攻失人心者未有不勝者也。顧或者謂孟子迂言也。孝弟忠信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孝弟忠信無形者也。堅甲利兵有形者也。以無形當有形以血肉當鋒鏑是殘民命也是人和未足恃也。不知孟子非迂言也。天下惟無形之心為能統攝有形之具。

方。此。章。以。有。主。召。之。置。為。首。節。不。幸。而。有。疾。不。當。召。之。意。使。王。自。悟。而。不。遷。說。明。是。一。勝。擲。次。節。昔。者。疾。三。句。又。不。說。明。何。等。忠。厚。是。再。勝。擲。三。節。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之。下。是。憂。王。終。不。悟。故。不。得。已。而。然。又。不。說。明。是。三。勝。擲。未。見。所。以。敬。王。指。王。召。而。不。往。也。孟。子。論。但。就。字。辨。論。而。又。不。急。明。不。當。召。之。意。是。四。勝。擲。直。至。豈。謂。是。與。下。方。極。情。說。出。文。境。何。等。紆。徐。總。不。使。一。

孟子之意以為惟得人心而後可以言戰學也講戰法也製戰具也然則孟子非不言戰術也得人心而益精於戰術也然則孟子非欲以無形敵有形也以無形之心統攝有形之具而後能無敵於天下也否則委而去之先失其無形者即併失其有形者也無形可以用有形形不能用無形者也然則孟子非迂言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

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張氏云孟子將朝王是固欲朝王也及王使人來告謂欲就見而以疾不果則遂不往何哉蓋王本不欲見孟子而故為之辭以要之此私意也孟子方欲消其邪志引以當道其可徇其私意之所為乎於是以疾辭而不往方欲朝王聞王之言若此而不往惟義所適也

愚按不幸而有疾二句孟子之語意可謂嚴毅矣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張氏云明日出弔於東郭氏正欲王知其以疾辭而深惟其故此亦孔子取瑟而歌之意也公孫丑不知以為太甚也孟子告之曰昔者病今日愈如之何不弔其辭氣亦從容不迫矣若其深意則欲丑自思而得之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

直筆此可見孟子之於君何等體惻而忠厚也

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張氏云。齊王亦未識孟子之意。則使人間疾醫來而孟子既出。孟仲子懼王以為傲也。則詭辭而對曰。孟子之出。固將朝矣。孟仲子此言。蓋不知孟子之心。而徇私情之細矣。

愚按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嘗學詩。毛氏傳於周頌篇。曾引其說。故此節措辭甚婉而雅。

不得已句一轉折有千鈞之力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不得已者。不得已而朝王也。至景丑氏宿者。欲自明其託疾之心也。說見段懋堂經韻樓集。蓋孟子之心。非特齊王不能知之。即公孫丑亦不能知之。故特告景丑氏以明之。夫君臣固主乎敬。然敬有大小。奔走後先奉命。惟謹敬之小者。格其非心。致君於堯舜。乃敬之大者。此千古人臣之軌範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景子一則曰敬。再則曰禮。皆似正大之詞。然人臣之所以致敬而盡禮者。不在此瑣瑣之末也。惟三代以後。爲人臣者。專尙儀文。於是君道乃日益尊。而臣節乃日益墮。矣。不明大體。不求實事。可歎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張氏云。豈謂是歟。謂不俟駕之意。非若景子之說也。孟子蓋嘗言之矣。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駕也。於是舉曾子之言。曾子非以仁義與彼較重輕也。蓋世衰道微。競於勢利。君以此驕士。而士亦不知自重。趨慕服役之。不暇不知仁義在躬。何所慕乎。外故曰。吾何慊乎哉。有所慊。則有所望於人。有所望於人。則爲富貴之所屈。若無所慊。則無所求。豈不綽綽然有餘裕乎。

愚按。曾子之言。非自爲尊大也。蓋天之生人。皆責以養人。教人之事務。而儒者之所以承天不外乎盡養人。教人之事務而已。富所以養人者也。爵所以教人者也。諸侯而不能盡其養人。教人之責。雖謂之至貧賤可也。仁所以養人者也。義所以教人者。

一。提。文。境。何。等。
開。拓。文。氣。何。等。
震。盪。

也。儒。者。而。能。盡。其。養。人。教。人。之。責。雖。謂。之。至。富。貴。可。也。故。曰。吾。何。慊。乎。哉。重。讀。輔。世。長。民。四。字。則。德。之。在。天。下。實。為。至。尊。而。無。以。尚。然。則。有。德。已。可。教。二。者。而。況。有。其。二。而。可。慢。之。耶。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欲。有。謀。焉。則。就。之。其。謀。乃。遠。大。而。行。之。重。且。久。尊。德。樂。道。發。於。心。之。至。誠。非。陽。慕。道。德。之。名。而。貌。敬。之。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張。氏。云。學。焉。而。後。臣。者。以。學。為。先。而。未。敢。遽。臣。之。也。惟。其。學。焉。則。同。德。協。志。謀。無。二。慮。而。事。無。不。成。矣。

愚。按。古。之。大。臣。有。學。派。有。學。說。粹。然。一。出。於。正。大。高。明。之。域。學。焉。而。後。臣。之。則。師。生。沈。澁。一。氣。其。學。派。同。學。說。亦。同。故。謀。無。二。致。也。

教。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

朱。注。醜。類。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愚。按。古。之。時。君。師。之。統。合。而。為。一。至。三。王。以。後。君。師。始。分。而。為。二。然。師。道。猶。特。重。詩。所。云。惟。師。尚。父。尹。氏。太。師。赫。赫。師。尹。之。屬。

此節忽又承伊
尹管仲又特繼
去管仲而自命
伊尹之意自見
於此可悟錯綜
變化之法且可
悟全篇結穴法

是也。至戰國時而師道陵夷矣。國策郭隗告燕昭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亦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眄視指使，則斷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胸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蓋師友所受教者，也；役徒所教者，也。後世人主長傲，遂非，頤指氣使，日與斯役徒隸之人處，而不知亡國之隨其後，亦可痛矣夫。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張氏云：孟子此章於公孫丑、孟仲子則告之不詳，二子學者也。欲其深省而自識焉。至於景子，則陳義委曲，著明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幾其明此義，而有以啓悟於宣王之心。孟子於宣王庶幾有望焉。雖然，孟子初不可召，而後復為卿於齊，何也？蓋使宣王而能若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孟子得以行其道，是其所望也。而莫之能為，為卿而留於齊，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聖賢伸縮變化，皆有深旨，學者所宜盡心焉。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趙注：陳臻，孟子弟子。

愚按：天下無兩可之事。陳臻之問，辨義之學也。

方云敘事先齊
後宋薛孟子答
處先宋薛後齊
是文法變化處
不然則板

孟子曰皆是也。

惟精於義故能裁斷。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予何為不受。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

王氏船山云：薛、魯、國、安所得好金千二百兩以饋遊客哉。按五金之屬統名為金，兼者雜也。雜者金赤金白金可以鑄泉布器用者也。青金鉛也，赤金銅也，白金錫也。春秋傳：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鑄，則古者蓋以銅錫鉛為貨賄相饋遺矣。故孟子於薛曰：故為兵餽之言以鑄劍戟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此章辨義之學最為精審，足為辭受取與之標準。曰：若於齊則未有處也。又曰：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非特辨之於義而尤盟之於心。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伊尹非道義一介不取，辨之於義也。古之人有慎四知而却暮夜之金者，曰：天知地知爾知我知，此盟之於心也。君子外則處物以義，內則盟心如水而慎獨，尤為根本之要事。不然齊王餽金，豈必無辭哉。惟宋薛之辭真而意誠，故孟子以為有處而受之。齊王則辭僞而意不誠，故孟子以為無處而却之。然則有處無處之義，曷憑乎。憑乎本心之不欺而已。設使孟子在宋而並無遠行，而宋君之辭曰：餽。孟子將受之乎。設使孟子在薛而並無戒心，而薛君之辭曰：聞戒。為兵餽之。孟子將受之乎。又使齊王亦曰：餽。亦曰：聞戒。孟子將受之乎。天下之巧飾文辭而取人貨財者多矣。

之平陸謂其大
夫即見孔距心
應負責任之意
叙法簡而密

一語轉入極辣

比喻不涉正事
一語特奇妙

是無恥之尤也。是小人之尤也。然則孟子曷為以有處無處定受不受曰。是在乎本心之慎獨而不欺也。在乎實而不在乎名也。在乎己而不在乎人也。在辨之於義更當盟之於心也。而且臨財之時又必用一刀斬截之法。其視貨也實澆我而非益我。實害我而非利我。夫然後無沾戀之心。有堅決之志。故曰慎獨為根本也。嗚呼。昏夜苞苴。真言甘幣。重其誘我也。君子遇之。必須如生死關頭。堅忍戰兢。不敢稍一失足。非然者。操守從此墜矣。名譽從此掃地矣。嗚呼。見可欲而心不亂。當今之世。此詣豈易言哉。吾願志節之士勉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良知者。法律所自生。人惟具此良知。而後能定法律。食人之祿。當忠人之事。此責任所在。即法律所在也。持戟之士。不待三失伍。而即當殺之。此距心之明於法律。即其知覺之不昧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以法律言之。人與己本有界限。人之責任。我不得而預之。然而孟子一則曰。子之失伍。再則曰。子之民。明乎其為距心之責任也。而乃以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蓋因循推諉。沾染時習。遂致忘其責任。而昧其良知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

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百姓流離轉輾溝壑距心曰此君與大臣之責也我大夫也不得專也而孟子喻之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曰受曰為之牧又曰立而視其死明乎其為距心之責任將以激發其本心之明也於是乃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蓋聞聖賢之言而良知乍露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

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方云為王誦之妙不說明王之罪而王自不能辭其過
又云此章告王是正意而通篇只是告平陸大
大之詞告王只用為王誦之一語便有含蓄不盡之意味

天下之禍莫大乎為民上者不負責任甲者倭之乙者倭之丙為都者相率效尤於是百務廢弛而民生之困乃至於不忍言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何以能知其罪良知存焉爾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王何以能知其罪良知發焉爾然而王與距心雖亦有本心之明而輾轉溝壑之民餓死道旁如故者蓋良知之乍露不足恃一經私欲鋼蔽則其責任之心隨之而昏蒙焉而泯滅焉夫持戟之士獲罪而不免於殺抑何其不幸王與距心獲罪則徒空言以謝之抑何其幸歟曰此非其幸也其罪之發不在旦夕之間或十數年或數十年蓋發之暴而禍且及於子孫也士君子欲以天下為己任而拯斯民之厄必自能負責任始昔范文正為秀才時每日自省其所辦之事不能稱其食則蹙然而不安夫惟聖賢之士常以良知教人俾其治事之時本心無稍或昧而責任因以大明於天下故無論為君上為有司苟得罪皆當與持戟之士同科而不容有異也此法律也即良知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邱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張氏云。士師掌國之刑罰而立於朝。王有闕德。朝有闕政。士師所當言也。故孟子以數月為淹久而欲其言。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士師有司諫之責。諫官者。其責任在言。君之過。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後世不敢言君之過。而乃撫拾他人之過。浸假而毛舉細故焉。浸假而收受苞苴。顛倒是非焉。豈諫官之本事哉。是蚺鼃之罪人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朱注。公都子。孟子弟子。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此章與上章連屬。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孔距心是也。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蚺鼃是也。失其職。失其言。而不去。是曠官也是。籍口也是。無恥也。孟子既無官守。又無言責。對於齊王。可以不負責任。對於齊之民。亦可以不負責任。此其進退所以裕。

如也是故撫綏安輯有司之職也。拾遺補闕諫官之職也。天下當其事而不負責任者非也。不當其事而強與人事者亦非也。古語有之曰春秋責備賢者吾謂惟春秋然後可以責備賢者聖人之過賢人不知也君子不知也然則惟有孟子之道與其學與其識與其品望而後可以責距心而後可以責砥礪非然者身居事外而嘖嘖然以口舌責人此非所謂越分者乎。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張氏云王驩齊之嬖人也出弔於滕乃邦交之常事孟子雖爲卿而實資師也則夫禮文制數固可付之於有司是王驩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藉孟子以爲重有司之事不敢以煩而王驩則行之者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張氏云公孫丑固知孟子於驩難與言也。獨疑行事之間豈無當言者蓋未知孟子深得夫遠小人不惡而嚴之道耳。禮文制數既有司之事孟子特統其大綱於上而驩則共其事於下觀驩於孟子蓋亦知所敬畏者故朝暮見而不敢以失禮故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使其不克治則孟子不免有言也。將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則亦烏用有言也。玩此辭氣不亦正大而謹嚴乎。

愚按張氏固足備一說然竊有進一解者據此章上節云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下節云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是孟子非不與王驩言也不與言行事也其不與言行事者蓋因王驩不知禮也夫既或治之蓋指有司供職而言非必指驩也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王驩且不知之若與言行事彼必懵然無所知而雜以非禮之言夫非禮之言而曲以徇之是失

已也。非禮之言而嚴以斥之，是獲罪於小人也。故惟不與言，而二者之弊可絕。世之敷衍詭隨，或圭角太露者，蓋亦師孟子先幾之智乎。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嬴，齊南邑。夫魯未遠，止於嬴者，戀親之誠，哀慕之念，未忘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古者上古之世，中古周古制禮時也。人心者本心也。對於我親而無憾，斯可對於吾心而無憾。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朱注：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

愚按：得之為有財，人子所難得之事也。乃得之而吝於其親，則不可為人子也。常人且不可，況聖賢乎。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慼乎。

此章格局嚴密
曲折盤旋又極
峻厲痛快為辨
駁文之祖

朱注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悵快也

愚按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固屬人子至快之事然實至痛之言也禮記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蓋懼土之親親膚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如見土之親親膚也然則人子所以安父母之體骨者宜如何鄭重也使土親膚無使土親膚在人子之盡心不盡心而已如何而土親膚如何而無使土親膚在人子之悉心研究與夫愛護周防而已然則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悵乎其言寧不痛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儉為節省之義凡事皆宜儉而惟吾親之事不可儉曾子之論事親曰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卜其宅兆而安居之此生民之本死生之義也孝子而至於葬親事親終矣故夫衣衾也棺槨也宅兆也皆吾親千萬年之事不可復得而盡心者也不可復得而易者也父母之於人子長育願復飲食教誨至矣盡矣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人子於是而儉其親焉其何忍乎顧或者謂斂手足形懸棺而窆斯之謂禮何也曰此言夫無財不得為者也朱注云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夫得為而不為其亦有隱悔於厥心者乎然不為而悔本心猶未泯也若不為而不知悔則不可為人子也夫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孟子斯言為葬親而發也然葬而豐何若生事而豐也吾願後世人子讀此章書宜於父母逮存之日所以致其養而盡其禮者先不儉其親焉則庶幾乎無遺憾也不然終身之悔庸有盡乎

又按王氏船山於此章盡闢趙氏朱注之說以為乃孟子葬妻之事因子幼未任家政故為妻治葬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乃以君子之道處其子其說極新而辯可備其說作為別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

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張氏云孟子論堯舜授受之際一以天言之蓋非堯得授舜以天下也亦非舜得受堯之天下也天與之而已聖人與天合德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有一毫人為與於其間也子噲蓋聞堯舜之事而不勝愛子之私故假此事而以國授焉是其授也子噲之私意非天意也而子之受之也亦固利其國耳又豈天意乎哉故孟子答沈同之間以為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又從而引喻以告之如沈同之祿爵王命之也沈同不告王而以祿爵與人其受之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其不可也朋友

愚按此節乃法家言也人與人交際各有權限即官各安本分如田之有畔焉不可稍稍侵越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張氏云所謂天吏者其德有以當天心故天命之以討有罪湯武是也故天吏之得討罪與士師之得殺人同命士師者君也而命天吏者天也何從而知天命之人之所歸天之所命也燕雖有可伐之罪然齊不得而伐之者齊非天吏故也何以知齊

非天吏乎。以齊君所爲與夫人心而知之也。有人於此。罪雖可殺。然行道之人。不得而殺之也。惟士師當其任。則得以殺之矣。蓋亦非士師得專之也。君所命也。天吏之討有罪。亦天所命云爾。

愚按此亦法家言也。凡人不獨治事。當守法律。卽語言亦當守法律。沈問問燕。可伐與應之。曰可假而又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則此言爲非法矣。或問曰。人可殺與應之。曰可假而又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則此言爲非法矣。何也。以彼未問。則不宜答也。荀子所謂問一而告二。謂之贖是也。故夫非法之事。與夫非法之言。君子皆當杜絕之。嗚呼。人苦不自知耳。有成湯而後。可以放桀。有武王而後。可以伐紂。必鄰國之民皆仰之。若父母而又畏天之威。奉行天命。方可謂之天吏。而後可以伐人。非然者。以燕伐燕。卽以暴易暴。旣干天怒。復召人怨。禍機一發。而不可收拾矣。是故君子作事謀始。必內審諸己也。嗚呼。人苦不自知耳。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甚慙者。良心尙在也。人君當甚慙之時。當察識此羞惡之心。而痛改其所爲之失。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張氏云。甚矣小人之爲人害也。燕人畔而齊王以爲甚慙於孟子。使其卽是心而知悔。其庶矣乎。而陳賈遽曰。王無患焉。遂引周公之事。以爲周公且有過。而況於我。其辭婉而巧。使王聞是言也。將頓忘其慙悔之心。而復起其驕怠之意。甚矣小人之爲人害也。

愚按燕人事與周公使管叔監殷事毫不相涉而陳賈乃曲為牽合且妄誣古聖書云截截善編言誦言者誦言也詩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巧言者無恥之尤者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張氏云周公之事孟子答之可謂辭簡而理盡矣賈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則應之曰不知也賈曰然則聖人且有過與則應之曰周公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斯兩言也而周公之心若揭日月矣

愚按天下至誠與欺詐者遇往往易受其愚然欺詐者雖獲一時之利而終至於敗至誠者雖受一時之愚而終處優勝之域周公之過何過也因至誠不欺而受過也零雨三年可謂苦矣然而罪人斯得至誠之心卒以大白於天下然則其過非真過也金際雷雨天且諒其過矣故吾常謂天下至誠之人可以處於無過之地亦惟至誠之人為能立於不敗之地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天下之罪莫大乎成人之過成人之過即成己之惡也蓋過者常人之所不免過而能改則可復於無過乃今之君子從未聞

此章以又從為之辭為主首節上無思焉賈誦見而附之然則聖人且有過與三句是皆從前章末方點出至

以下數章文
如書水在
淋瀝之致
而歸不
此節若
記秦上
君貴與
此相類

有改過者何也。惟其有順之者也。其所以順之者何也。將以求名也。將以為利也。將以干富貴也。詔諛而覬其利也。日日揣摩伺察而承其志也。又從為之辭。矜誇粉飾而不知顏汗也。蔽飾欺蒙而罔知悔也。我君羞惡之心。偶一露焉而已。斬也是牛。羊之牧萌穢也。是所以將順其過而成其惡者也。所謂一暴十寒。未有能生者也。生民之亂。皆若輩為之也。然吾有說焉。順過者固不勝誅矣。然必其君先有可以順之之意。而後人得以順之。故彼將曰。吾非欲順之也。我君之使之。而我不敢不順之也。蓋君過既成。而彼乃專諉其過於君也。嗚呼。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是以易緯曰。正其本。萬事理。

孟子致為臣而歸

朱注。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王就見孟子。猶有好善之心。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望齊王為善之初心。未嘗一日忘也。士君子出處去留。一於義而已矣。

他日王謂時子曰。吾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天下之事。莫患乎浮慕。浮慕則敷衍。聆齊王之言。非不善也。然而其意則浮慕也。其辭則敷衍也。居高位者。大都如此。彼其心以為如此。則可以矯磨賢者矣。而不知賢者將以行其道也。若恭敬而無實。不可以虛拘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世俗之人往往以己見測聖賢之心。蓋聖賢之心彼焉能知之，以為己欲富則聖賢亦若己之欲富焉爾。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朱注：龍斷，岡龍之斷而高也。

愚按：此節道破千古庸俗人之思想。最為痛切。蓋庸夫心理之中，不獨欲己身之富貴，且欲傳之子孫富厚。累世不絕，天下庸有是理乎？夫剝而必復者，道也。盛而必衰者，數也。進而必退者，幾也。一晝一夜，花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人惟不知安命，於是以為政不用為大感，而又使其子弟為卿，豈知公卿者危具也，富貴者危機也。人人欲使子弟得高官厚祿，而使子弟不立品不讀書，性情氣骨日即於卑污，以致亡其身。破其家者，比比皆是。鐘鳴漏罷，興盡悲來，此非福其子弟實乃害其子弟老。子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名遂，身退天之道。富貴人之大欲也，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此天道之所不容也。人孰不為子孫計，然與其辱也無甯使之榮，與其使其危也無甯使之安，與其使其滅也無甯使之存，則與其富貴而無恥也無甯使之貧賤，而有志吾欲為沈酣富貴者流，涕以相告也。

以下兩節奇峯突起，令人不測。此節欲富二字，脫卸而下，此字又因龍斷二字，脫卸而下，此文家轉捩之法，較莊子縵性篇為更勝。

蘇云：長於喻者，辭不迫而意獨至。

蘇云但解龍斷
二字正意已躍
躍言外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
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
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張氏云義利之幾君子之所深謹而去就之所由分也後世為人臣者不明斯義故為之君者謂利祿之果可以得士而士之
所以求於我者亦不過乎此於是而有輕士自驕之心正猶征商之法因龍斷之夫而立耳夫惟君子守義而不苟就所以明
為人臣之義也

羅氏羅山云求登龍斷以罔一市之利尙可言也據守要津以罔國家天下之利不可言也聖學不明利欲薰心士人一登仕
籍則奔競干謁貪婪恣肆罔所不至朝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一無所顧惜於其間是賤丈夫不在市井而在朝廷矣州縣登
龍斷以罔愚民督司登龍斷以罔州縣朝廷登龍斷以罔督司竭生民之膏血填無厭之豁壑上下交征無所不至天下之禍
遂有不知所終極者商賈罔利猶必以其有易其所無士大夫之罔利則惟假假勢位之赫赫嚇詐斯民而已其不至於敗者幾
希

愚按有司者治之周官司市之法也見利而爭趨之其志節已不堪言至於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則不堪之尤者矣故皆目之
曰賤雖然鬪商市僧人皆以為賤矣乃因鬪商市僧之獲利從而豔羨之又從而征之冀漁獵其錐刀之末則所謂逐臭之夫
賤中之又賤者也孟子砥礪名節之大賢何屑與此輩絜長而較短所以痛切言之者蓋以戰國時人心滔滔於利廉恥無復
存者故特明此心之如水以挽既倒之狂瀾而無如賤丈夫盈天下卒至蠅聚蟻附喪其性滅其命而終莫之悟也噫

孟子去齊宿於晝

趙注。書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有欲為王留行者。非齊王之自留孟子也。客欲為王留行也。而孟子之意。非齊王翻然悔悟。得以大行其道。則不可留也。是以臥而不應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朱注。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

愚按。孟子受業子思之徒。其學派傳自子思。其志節亦傳自子思。子思有泰山巖巖之概。凜乎其不可犯。故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使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子思之為人。臣其志節。可謂尊嚴矣。孟子願學子思。故曰。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千載而下。猶見其凜乎不可犯之節。凡為賢臣為名臣者。皆當如是也。必大有為之君。而後能有是臣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客之欲留孟子。其意非不善也。而孟子乃責以為長者慮不及子思者。蓋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今齊王非能自留孟子。而客乃欲為王留之也。且客非能諫王而勸其堅留孟子。而特欲以己意為王留之也。是不能以子思待孟子也。

方云我明語子
以下全不說明
不可留之故但
借穆公之事作
一證何等含
蓄

故曰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言其不知尊賢之禮。而亦見齊王之自絕於孟子也。至是而孟子出書之心決矣。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之言。皆似是而非。小人隨口之詞也。彼其於聖賢行道之心。固絲毫無所知也。

高子以告。

趙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

欲哉。予不得已也。

張氏云。詳味孟子答高子之辭。可謂溫厚而不迫矣。試紬繹而思之。孟子千里而欲見王之心。其果何為乎。蓋孟子既常以道自任。則其出也。有不可以已者。聞齊王之或可以告語也。則不憚千里而見之。故曰是予所欲也。而卒不遇以去者。豈其所望哉。蓋有不得已焉者。

愚按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又曰予不得已也。蓋孟子不得已之心。非特齊人不能知之。尹士不能知之。即齊王亦不能知之也。惟後世有志行道者。乃能知之。

蘇云纏綿懇惻
雖騷似之
以下情意纏綿
聲調抑揚為歐
文之祖

離騷爲千古忠
臣文字之祖然
不用辭藻而能
以情韻勝則尙
不逮此

子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

朱注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愚按齊王之當改者多矣百姓之流離也伐燕之爲暴也佞人之文過也數者皆足以危其國如何而能改先正其心而已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
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
之予日望之

張氏云予日望之孟子非不知道之行否有命而拳拳不已者吉凶與民同患之心也

愚按齊王由足用爲善於寡人如就見得侍同朝甚喜二語及自直言吾惛與好勇好貨好色見之惛乎其質鈍而惛雖有就學之志而無成也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蓋自有大經濟與大學問其設施次第已早定於胸中自能措置裕如非虛言也而況時之可爲勢之易乘所謂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
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嗚呼。此特古之所謂小丈夫耳。若自後世言之。諫於其君。是能以直道諫其君也。悻悻見於其面。是猶有氣節也。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是無絲毫繫戀祿位之情也。此特古之所謂小丈夫。此特自聖賢觀之。乃為小丈夫耳。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朱注。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張氏云。充虞蓋察孟子若有不豫之意。而淺心所量。遂有不怨天不尤人之問也。而不知孟子之心。蓋疑王道之久曠。憂生民之不被其澤。是以若有不豫色然也。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張氏云。彼一時此一時。蓋疑辭也。謂此亦一時彼亦一時。何彼時王者之數。與其闕絕者。不過五百年。而名世間出者。亦有之矣。而乃今七百有餘歲。王政不行焉。言不應若是其久曠也。此孟子所以疑所以憂而未能釋也。

愚按。盡心篇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堯舜湯與文王。皆五百年而興。若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皆所謂名世者也。

一。提有振衣千
仞。岡濯足萬里
流之概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以其時考之即上文所謂此一時也由周公而上而為君而五百年王者之興輒應由周公而下而為臣而五百年王者之興乃從此而不驗此孟子所以疑此一時異乎彼一時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朱注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張氏云孟子之進退去就蓋可無憂無疑者也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我之道未可行使天而欲平治天下則舍我就與為之者則何不豫之有由前所言在君子不得不疑不憂由後所言在君子夫何憂夫何疑故王通謂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又曰天下皆憂吾不得不憂天下皆疑吾不得不疑蓋近此意

愚按聖賢之心何其仁也曰若稽古君明臣良庶歌颺拜向矣厥後湯與文武先後同揆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五百年之興若有一定之故乃自文武以來遙遙七百有餘歲王迹既熄而王者傳嬗之統於是焉中絕此孟子所以歛歛而不自已者也夫五百年王者之興天也亦人或者曰理有定者也數無定者也而不知數本理以推演數亦有定者也天未欲平治天下豈真能平治天下哉人心為之人事為之也未可以咎天也中古以前每越五百年王者一興而民生得以蘇甦戰國以還干戈紛擾四海困窮百姓無寧歲孟子後非特王者與名世不作而又生秦政以殺虐之秦漢以降世界分合龍戰玄黃求

所謂王者求所謂名世如鳳毛麟角之鮮得一觀是豈天於彼一時欲其平治而於此一時之後概不欲其平治歟抑豈天於彼一時深愛天下之民而於此一時之後遂棄天下之民如遺歟非也彼一時之人心尚質尚樸尚誠尚和平尚忠信此一時

之人心尚欺尚詐尚險尚爭尚殺奪然則天下之平治不平治數爲之也實理爲之也天爲之也實人心爲之人事爲之也聖賢之士非不能與天爭而決不能與人心爭與人事爭孟子橫覽當世慨然於五百年王者之統將自此而中絕矣乃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明知其不能與爭而猶欲力與之爭者聖賢之用心何其仁也然則孟子之不用於齊不能無不豫而實非不豫也後之人讀此章書不能無所感而又何感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朱注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羅氏羅山云讀孟子致爲臣而歸五章可見聖賢救世之心與其去就之義並行不悖夫際世運之陵夷惻生民之塗炭抱此旋乾轉坤之具自不忍束手坐視任斯民之化鶴無告濟時之心固未有一日去諸懷者故其君苟足用爲善則日望其改而不忍舍去也然身無可進之理則又一毫不肯苟且蓋仕以行道去就之義稍虧未有能行道於天下者聖賢之心一於道而已

愚按此章於聖賢行道之誠與君子廉介之節蓋兩得之夫孟子於齊既有去志則曷爲而不去冀齊王之一朝悔悟而得行其道也此倦倦之初心也且人與人相處非積以歲月之久不能知其究竟也曰有師命不可以請當國家有事之時不可以請去也曰久於齊非我志於是乎不受祿以明我皓皓之節見君子之不屑無功而食祿也史記屈原傳曰其志絜其行廉又曰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其亦猶孟子不得已之志也夫

公孫丑篇本以
孟子不能見文
於齊為主此為
乃以不受祿為
主遙情勝概橫
空而來曲折雖
奇一唱三嘆後
世有能知孟子
者即有能知吾
文者

公孫丑篇大義

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今世尙有其人乎。嗚呼。孟子之志苦矣。公孫丑篇首章曰。夫子當路於齊。其次章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此設辭也。而其下篇記孟子將朝王。孟子爲卿於齊。是孟子之於齊。未爲不得志也。然而常有去志者何也。孟子初心欲行其道也。道旣不行矣。則不能鬱鬱久居此也。惟有不_受祿不_負我之初志。以盟此心於幽獨而已。嗚呼。孟子之志苦矣。仕而不受祿。今世尙有其人乎。且夫以千里之地而行仁政。未有盛於齊者也。湯與文王之以德行仁也。周公之綢繆牖戶也。尊賢使能五者之政。治可王也。先王不忍人政之宜行也。擇術之宜慎而不仁不智無

禮無義之不可爲也。與人爲善之宜公也。人和之無不勝也。此皆堯舜之道。孟子之所陳於王前者也。乃曾不踰時。致爲臣而歸矣。三宿留行。臥而不應。言告尹士。惆悵無聊。充虞之隨行也。東山鬱鬱。海水湯湯。搔首問天。寂寥奚語。舍我其誰。而空懷五百年之名。世豈不悲夫。蓋俯仰身世。旣無孔距心之官守。又無蜚鼃之言責。而徒來此無處之兼金。而欲以貨取恭敬。而無實。君子豈可以虛拘乎。嗚呼。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此孟子所寤寐以期之者也。乃旣不能如湯之於伊尹。並不能如桓公之於管仲。日惟與王驩。陳賈。卑鄙齷齪之徒。相居處。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曾未有絲毫之裨益。而且矜式。則徒託諸空言。受萬則人疑其欲富。是豈特

不能爲不召之臣。直將以奔走奴隸之臣待我矣。則惟有致爲臣歸焉而已。豈不悲夫。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孟子其知幾者乎。昔者子思子作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而其下文乃曰：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者，何哉。蓋言孔子躬備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具至德至道，而惟恐爲春秋之世之所蒙垢。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已。孟子備知言養氣之學，持志養心配義與道，上與天地清明之氣相往來，其德性問學幾幾乎無愧於孔子，而惟恐爲戰國之世之所蒙垢。麒麟之於走獸，不可與同阜也。

鳳凰之於飛鳥不可與比翼也。則惟有歸焉而已矣。鳳兮鳳兮當
愛惜其羽毛矣。麟兮麟兮來非其時矣。此孟子所以願學孔子者
也。然而當是時龍斷之賤丈夫方比肩立尸位素餐恬不知恥極
目卑汗芸芸者皆是孔子之言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士君子生
斯世也曷以砥柱中流而明我潔白之素志乎是故公孫丑篇又
特以公孫丑之問終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則曰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又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嗚呼孟子之道不行矣孟子
之志苦矣仕而不受祿今世尙有其人乎士未有不講操守氣節
而可以使之爲政者孟子非欲不受祿以矯世而天下萬世之自
好者當知所處矣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其言曰枉道而事人何必

餘意一結如神
龍掉尾子長常
用此法

去。父。母。之。邦。孟。子。願。學。孔。子。而。不。由。夷。惠。之。道。者。也。蓋。是。時。將。去。
齊。魯。之。邦。而。離。先。人。之。壟。矣。是。故。回。憶。葬。母。之。事。悽。愴。迴。腸。而。愈。
不。能。自。已。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 孟子新读本 (上册) 第二篇上
作者 = null
页数 = 61
出版社 = null
出版日期 = null
SS号 = 11321627
DX号 = 000005678061
url =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5678061&d=4C7EB363132D8D6C40605DE3A3D07A20&fenlei=09030502&sw=%C3%CF%D7%D3%D0%C2%B6%C1%B1%BE